

從博物館意識談博物館人的誕生與形塑

劉婉珍

摘要

本文耙梳博物館存在事實與意義的多變性，以「博物館意識」觀點，嘗試在知識論（認識論）層次上整理出一種可以協助釐清博物館現狀的解釋途徑，並從認同與社群的角度論述「博物館人」的屬性與發展。文中以臺灣博物館質量變化的事實，省思現存現象背後的意含，並以後設博物館學的思考理路，指出博物館「想像的共同體」在現存社會中的多元發展與相互競爭，並建議從博物館意識的思維形塑理想的想像共同體，藉此促進專業博物館人以及生活中的博物館人的誕生成長。

關鍵詞：博物館意識、專業成長、博物館認同、博物館人

Lois H. Silverman與Mark O'Neill直言美國博物館界現況：「部分博物館工作者雖已接受教育學者Donald Schoen所提的『反思實踐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概念，但大多數博物館仍未能將『對博物館領域的深層瞭解』(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ield)視為實踐的基礎。」(Silverman & O'Neill, 2004: 38)這樣的情形在臺灣似更為明顯，多數博物館工作者對Donald Schoen「做中學」的經驗反思與行動實踐甚為陌生，而能夠意識到「對博物館領域的深層瞭解」實

為博物館專業發展基礎的博物館工作者更是少數。

為促進博物館領域的深層瞭解，即博物館專業發展的奠基工作有所助益，本文嘗試耙梳博物館存在事實與意義的多變性，以「博物館意識」觀點，在知識論（認識論）層次上整理出可以協助釐清博物館現狀的解釋途徑。期待關心博物館發展的館員和參與者對博物館領域能夠進一步理解、深刻思考既存的意識型態和亂象，透過「知其然」以及「知其所以然」的後設認知經驗，增加博

物館核心價值及充分發揮潛能的可能性。

博物館存在的事實與意義

多元文化教育學者Gollnick 與 Chinn 於其專書中闡述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與實踐時，指出文化具有的特性包括：文化是學習而來的、文化是與群體分享的、文化是因應環境的狀況發展調適而成的、文化是持續改變的系統(Gollnick & Chinn, 1998)。筆者認為，在文化傳承發展與轉變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博物館亦具有類似特質：博物館概念是學習而來的、博物館是與群體分享的、博物館是因應環境的狀況發展調適而成的、博物館是持續改變的。

博物館是什麼？博物館面貌不再是如大英博物館的國家級文化殿堂。現今幾乎任何事物皆可能變成博物館，博物館可能出現在農場、船舶、礦場、倉庫、監獄或度假農莊 將博物館視為只有一種形式的實在(reality)是錯誤的 博物館向來必須根據脈絡、權力遊戲以及社會、經濟、政治環境調整實際的運作。(Hooper-Greenhill, 1992: 1)

博物館本身因內外環境與人為因素，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地方以各種面貌呈現。從中央研究院式的「亞歷山卓博物館」、中古時期的修道院、十六世紀的藝廊(gallery)和珍藏室(cabinet)、十七世紀的專屬機構和空間、十八與十九世紀國家級博物館的陸續誕生、二十世紀的現代博物館和生態博物館的演變；從「以物為主」的博物館學到「以人為要」的新博物館學，從一元思考的博物館時代到多元論述的後博物館時代；自西元前283年埃及亞歷山卓博物館誕生至今，博物館在西方世

界以不同面貌持續發展蛻變兩千多年。

由於知識與價值觀的不斷改變，不同時代的人們理解與對待博物館本質的觀念與行動有所不同。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各地博物館因地、因時、因人的不同，仍舊必須在內外環境的發展脈絡下持續調整、生存發展。2004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以「博物館的定義」(The Definition of the Museum)做為ICOM News期刊第二期的主題，2006年5月舉行的全美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一百週年年會即在「探索明日的博物館」主題下進行研討，2007年AAM年會更將以「為什麼博物館很重要」(Why Museums Matter)為題鼓勵博物館界一起省思博物館的價值以及成就價值的方法。顯然，「博物館是什麼？」以及「博物館正在變成什麼？」(what they are becoming)已成為近年來歐美地區博物館學者專家共同關注的議題。

正如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名言：「我們對未來最大的確定就是它的不確定性！」(楊少強, 2005: 54)。博物館未來面貌與專業發展的「不確定」，即意味著無限的發展空間與潛能，而臺灣地區博物館界相關人員對於博物館領域現況試圖理解與批判思考的行動，對於相關議題持續進行對話，正是面對博物館「不確定性」的認同策略。以下先就臺灣博物館發展現況省思「什麼是博物館？」或「博物館是什麼？」，指出博物館為「想像的共同體」，進而提出「博物館意識」概念，並以此概念論述博物館人的誕生與形塑。

博物館數量激增

王嵩山論及近年臺灣博物館現象時指出：「從國家到地方，以『博物館為

名』的建設，已成為二十世紀晚期至二十一世紀初臺灣的『時代特色』之一。」(王嵩山, 2005: 13) 從1945年至1990年, 從1990年至2005年, 相關資料顯示臺灣地區博物館數量激增的現象令人刮目相看。然而, 一百多至兩百多, 兩百多至四百多所博物館, 這些數字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這些以「博物館」自居的機構, 其博物館意識的異同為何? 值得吾人省思。

臺灣的博物館在1945年以前只有11家, 1990年文建會公布臺灣地區博物館共99所; 1995年文建會公布臺灣地區博物館共131所; 1997年時為149家, 1998年文建會公布臺灣地區博物館共232所(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2003a)。而2002年, 光泉文教基金會執行教育部主持之終身學習列車活動, 彙整全國博物館的數量多達452家, 並以《中華民國博物館名冊》為標題印行四萬份名冊, 分別在故宮博物院、國父紀念館及全國萊爾富便利商店供大眾免費取閱, 此資訊亦放置於教育部文教基金會聯合網站, 供讀者查閱(光泉文教基金會, 2002)。2003年初,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將此名單新增修正後, 在其網站上公布, 全國博物館名冊中的博物館數量為456所(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2003b)。而筆者2005年10月間請研究助理整理文建會網站公布資料, 以及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最新統計資料, 發現最新博物館名冊中已有473家單位或機構的博物館列名。

這些數字代表的實質意義是什麼? 若檢視各類名冊中的單位、機構, 不難發現: 代表政府的文建會、代表博物館界的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以及社會大眾, 在短短十年間對於博物館的思想尺度似乎在不知不覺中大幅開放。

官方與學界的認可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自2002年開始陸續彙整建立臺灣博物館名冊, 2004年10月完成出版及全面上網名冊資料; 此名冊亦成為文建會官方網站上對外公布政府認可之資料。此四百多所列名在冊的機構被分成人物紀念館、人類學博物館、工藝博物館、文物館、古蹟及歷史建築、考古博物館、自然史博物館、宗教博物館、科學博物館、音樂博物館、專題博物館、產業博物館、影像博物館、學校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戲劇博物館、藝術博物館以及其他等18類。此分類無法滿足「盡其所有、相互排斥」之原則, 例如「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被歸類為「藝術博物館」, 「忠勇國小文物室」被歸於「文物館」之類, 在學校博物館類就無法找到。除了分類的挑戰無法圓滿克服外, 許多列名在冊的機構是否可以被稱為「博物館」? 似乎有待商榷。

2005年9月, 筆者為進行全國博物館郵寄問卷調查研究, 聘請研究助理整理文建會網站公布以及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最新統計資料, 發現臺灣地區博物館最新名冊中共計473家。仔細檢視後發現, 名冊中所包括之機構屬性不全然為公眾性博物館, 扣除社教館、文化局、基金會、協會以及主管機構, 剩下468所博物館。再進一步檢視取得資料後, 又發現其中有9所博物館為「籌建中」、1家遷移後資料不明、3家公立博物館為籌備處, 因此實得455所博物館。

2005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 筆者的研究助理因催繳問卷之需, 進行電話催繳行動。在電話催繳的溝通過程中, 更意外發現許多「以博物館之名」的個人工作坊、店家、賣場, 保守估計數量高達34家。簡言之,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

表1. 臺北縣博物館家族成員一覽表

所在位置	博物館	
	公立	私立
淡水河南段	林本源園邸、新莊文化藝術中心、輔仁大學中國天主教文物館	豐喜堂現代年畫館、石尚礦物化石博物館
淡水河北段	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泰山鄉娃娃產業文化館	蘆洲市紫禁城博物館、臺灣民間文化館、美雅士浮雕美術館
北海岸區域	淡水古蹟園區、臺電核二廠北部展示館	朱銘美術館、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
基隆河源頭	黃金博物園區、菁桐礦業生活館	九份金礦博物館、臺灣煤礦博物館、九份風箏博物館
新店溪上游	坪林茶業博物館、臺北縣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華梵文物館
新店溪下游	新店市文史館	楊三郎美術館、世界宗教博物館、屈尺自然生態鄉土藝術教學園區、陳逢顯毫芒雕刻館
大漢溪流域	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臺北縣客家文化園區、三峽鎮歷史文物館	李梅樹紀念館

筆者根據<http://www.museum.tpc.gov.tw/content/family/family.asp>，2006年3月網站資料整理製表

會網站以及我國文建會官方網站上公布的博物館名錄中，將文化局、基金會、協會以及藝文中心等名列在內，其中亦不乏完全以私人營利為目的之商業機構，這些機構被認可的標準和理由似乎有待思考。

此外，地方縣市政府對於「博物館」認可尺度之開放也值得關切。例如1989年宜蘭縣政府印製的《走訪宜蘭博物館家族》一書中介紹了28個單位、機構，其中亦包括以介紹產業特產的橘之鄉蜜餞形象館、金棗文化館以及甲子蘭酒文物館等。於2003年成立，至今仍在臺北縣文化局官方網站上顯示的「好看一族~臺北縣博物館家族」，目前成員共計32所公私立機構（表1）：其中部分館所未被收錄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博物館名錄中，如「新店市文史館」等，而多所被臺北縣政府視為「博物館」的私立機構，其開放性以及公益性有待商榷。

「優質博物館」票選與推廣

迪斯奈式的主題樂園是否能稱為一種博物館？什麼機構可被定位為「博物館」？國內博物館學界以及實務界尚未充分討論及溝通此類本質問題前，「博物館」之名已被廣泛並普遍使用。有趣的是，泛博物館的現象似乎並未受到國內博物館學界太多關注，博物館專業組織及實務界甚至隨之共舞。上述官方認可的博物館名錄所呈現的面貌，以及2003年優質博物館的票選與後續推廣活動說明此現象，而這些卻皆是冰山一角。

2003年3月，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繼2002年整理印製包括些許主題樂園的452所《中華民國博物館名冊》之後，又再度在教育部列名指導下，與明道高級中學共同主辦全國「網路票選優質博物館」活動，以光碟機、XBOX、PS2遊戲機及數位相機等獎品，邀請全

國民眾上網票選，自其列名的全國五百多家博物館中，選出五十家優質博物館。票選期間，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以及國內各博物館期刊網路中廣為宣傳，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科博電子報 113期（2003年3月25日）中亦公布此訊息：

本活動邀請全國民眾從近五百家博物館中，票選優質的五十家，未來將根據票選結果設計製作成博物館簡介益智遊戲卡，於五月十八日「世界博物館日」起開始贈送國小、國中學生，供其收集、遊戲之用，讓學生們在課暇之餘有正當的娛樂，更可以憑圖去參觀博物館，以拓展文化視野。

票選結果，「劍湖山世界博物館」、「三義西湖度假村」、「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等機構亦進入前五十名「優質博物館」之列（如表2）。此結果不但在各媒體廣泛發布，同年5月18日，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更以主辦身分，在萊爾富Hi-Life便利商店以及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協辦下推出「518國際博物館日~博物館就在你身邊」活動：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今年號召國內博物館響應「博物館就在你身邊」戳章集點活動，百餘所博物館於5月17及18日週末兩天，提供優惠參觀外，民眾集滿活動摺頁中三個博物館的戳章，還可兌換贈品。活動期間，民眾利用活動摺頁中之博物館資訊前往參觀，集滿三座

表2. 2003年大眾票選優質博物館名單

地 區	優質博物館	
	公立	私立
臺北市	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北自來水博物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臺北當代藝術館、臺北市立美術館、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北投溫泉博物館、臺北市立動物園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臺北海洋生活館、袖珍博物館
基隆、北縣、連江	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淡水紅毛城	朱銘美術館、世界宗教博物館、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
宜蘭	冬山河親水公園	
新竹、桃園	新竹市立玻璃工藝博物館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海洋生物教育館
苗栗、臺中市	鐵路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中酒廠文物館	侏羅紀世界、西湖度假村、臺灣香蕉新樂園人文生活館、萬和宮文物館、螢火蟲生態館
臺中縣、彰化、雲林	臺中港區藝術中心	明道中學現代文學館、東勢林場螢火蟲館、鹿港民俗文物館、臺灣電影文化城民俗文物館、劍湖山世界博物館、鹿港天后宮媽祖文物館
南投、嘉義	埔里酒廠酒文化館、集集鐵路文物館	九族文化村、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
臺南	安平古堡古蹟紀念館	奇美博物館
高雄、澎湖、金門	高雄市立美術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屏東、臺東、花蓮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筆者根據網站<http://w3.mingdao.edu.tw/public/online/museum/>，2006年3月資料整理後製表

博物館的戳章，即可於18日當天前往全省萊爾富便利商店及參與的博物館兌換博物館簡介益智遊戲卡。民眾可於遊戲中認識由光泉文教基金會辦理網路票選出來的五十座優質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於2003年5月9日網站發布之新聞稿內容）

優質博物館網站票選人數是否足以代表我國大眾對於博物館的想望？有待商榷。但透過518國際博物館日等活動與宣傳，此類機構彷彿已成為學會認證的「優質博物館」。六福村主題遊樂園、侏羅紀世界、西湖度假村、臺灣香蕉新樂園人文生活館等雖未被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列入博物館名錄之列，卻在博物館學會支持以及教育部「加持」的活動中「脫穎而出」。大眾任意瀏覽此優質博物館網站 (<http://w3.mingdao.edu.tw/public/online/museum/>)亦會發現首頁的動人語詞：

博物館是人類文化資產的最後堡壘，將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結起來，為文化與歷史、自然與社會提供展示的舞臺，能喚起我們的好奇心，使我們深受感動。你知道臺灣有五百多家博物館嗎？願意親身體驗、鑑賞美好的朋友，歡迎踴躍上網瀏覽這些優質博物館。

透過「博物館」儀式化的過程，原有的所有物或日常用品似乎擁有了光環，被賦予不同的意義與價值。有心人在有意識或潛意識下將此「凡俗成為神聖」的過程應用到商品的增值上；不論其商品是有形（物件）或無形（如感官娛樂），以「博物館」之名加諸在原有的主題樂園、餐廳或賣場，似乎就變成極為自然之事了。

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此種應用，接受的人越多，原有博物館的概念假設

便有了不同的想像，人們似乎對「博物館」也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對於博物館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便開始有了不同的期待。無怪乎「山、六、九」已儼然成為臺灣國中小學校外教學的流行語，「劍湖山、六福村、九族文化村」更是旅行社為中小學校安排畢業旅行的首要考慮。而多角經營的誠品書店以「閱讀博物館」之姿出現在臺北信義商圈，似乎也不會令進出此場域的消費者感到不自在；許多情境式的主題餐廳或商品賣店運用「博物館之名」的體驗經濟策略，甚至受到消費者的讚賞。這樣的「泛博物館化」現象持續在臺灣上演、繁衍、擴散，猶如教育學門中的潛在課程，越來越多人有可能在沒有批判思考的情形下，透過生活中不經意的潛在學習，逐漸對博物館的價值、知覺與行為發生改變，對「博物館」有了不同的想像與期待。

想像的共同體

一如Benedict Anderson (1983)說明國家文化時以「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指稱我們對於國家認同的理解，必須包括我們有此想法；國家認同的差異即存在於人們對國家認同有著不同的想像，不同「想像的共同體」在當代世界中彼此競爭。博物館也是如此，我們對於博物館差異即存在於人們對博物館的認同有著不同的想像。換言之，對博物館有所認同的人是「想像的共同體」，對於所理解的博物館有不同的想像，其心中所認同的博物館就有所差異。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政府及專業組織網站正式公布的博物館名單中，出現許多屬性差異極大卻皆以「博物館」為名的機構。

若以「有無博物館之實」來檢視臺

灣博物館名錄，則可發現現存機構大致可分為以下五類：1.以博物館為名，有博物館之實者。2.不以博物館為名，而有博物館之實者。3.以博物館為名，有部分博物館之實者。4.不以博物館為名，有部分博物館之實者。5.以博物館為名，無博物館之實者。

此分類的關鍵判準即是「有無博物館之實」，亦即所謂的「博物館性」。歐洲學者Z. Z. Stransky於1971年時提出了「博物館性」的概念，指出博物館並沒有固定型式與樣貌，而是讓人們在封閉範圍內，區別於人類其他的行為下，處理自身與現實環境間的關係（曾于珍等編譯，2005）。

即使沒有博物館，博物館性的基本功能還是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它可以純自主或任意地組合自己的意義內涵。無論是選擇、收藏、保留、儲藏、研究、展覽或詮釋，以上的知識、技能和成果，都不純屬博物館性的行動力。顧客挑貨、農人收藏、維修工人保存、家庭主婦儲貨、犯罪學家研究、商家展示，以及教師詮釋等行為，都不是博物館的特殊行為，只有當這些因素在一定的封閉範圍內出現，完全區別於人類其他的行為，才是所謂的博物館性。（曾于珍等編譯，2005: 58）

此即解釋了人類穿梭歷史兩千年，博物館沒有一定的形式與面貌，卻持續存在與發展的原因，正因為中外古今的人類皆有共同的自然傾向：蒐集物品的慾望以及向人展示的企圖。而此慾望與企圖則需在特定機構組織下，以「公益性」及「永續性」的方式向大眾展現。亦即德國博物館學者Friedrich Waidacher博士在其2001年專書中特別提出每個博物館必須符合的基本前提；除與收藏相關的基本前提外，必須具備「為社會而

形成，對社會開放，而不是為了娛樂、商業利潤、個人或單一團體的利益，或為非廣義的教育目的」、「確保內容之繼續存在，不受當代的個人、經濟或其他暫時性條件的影響」、「提供所有可供大眾使用的資源」等基本前提（曾于珍等編譯，2005: 43）。

上述所提的「公共性」、「教育性」以及「非營利性」等基本要件，亦可從各國博物館專業組織明訂的博物館定義中得到呼應。國際博物館協會將博物館定義為：「一所以服務社會及社會發展為宗旨的非營利常設機構，並對大眾開放；它為了研究、教育、娛樂等目的，徵集、保存、研究、溝通傳達和展示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質證據。」英國博物館協會(Museums Association, MA)於1998年取得共識：「博物館讓人們能夠探究典藏品，以獲得啟發、學習和娛樂；博物館所擁有的文物標本均為社會而受託，博物館係典藏、安管文物標本，並讓人們能夠親近。」澳洲博物館協會(Museums Australia)於2002年的博物館定義中則特別標明：「博物館係為大眾利益所設立的永久暨非營利機構，致力於社區的長程價值。」（註1）

這些博物館定義或釋義代表了歐美澳博物館界之於博物館本質具有的某種程度共識，但要在真實世界中落實博物館之於此「想像的共同體」的認同，則需要更多的實踐與討論行動。有鑒於此，有些國家獎助機構和博物館專業組織嘗試在此部分扮演推進器角色。例如美國官方推展博物館專業發展的機構「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機構」(The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簡稱IMLS)審核各博物館機構之於美國聯邦資金申請案時，即以機構是否符合「非營利」、「教育目的」、「保護及使用物件」、「展示」、「專職人員」及「對大眾開放」等為基本審查要件。

而成立已達100年之久的美國博物館協會因博物館界專業發展需求而擴展服務業務及組織，於一九七〇年代至今推動博物館評鑑(assessment)以及優質博物館認證專案(Accreditation Program)。欲申請此優質博物館認證專案的博物館則需符合下列條件(<http://www.aam-us.org/museumresources/accred/>)：1.官方或非官方的非營利機構。2.具教育本質。3.具正式及公認的使命宗旨(mission)。4.使用並詮釋物件，按時為大眾推出活動與展覽。5.對於典藏或文物，具有正式且適切的登錄、保管以及使用系統(program)。6.具物質設備及場域，以實踐上述功能。7.已對大眾開放兩年以上。8.每年至少對大眾開放1000小時。9.有百分之八十的永久典藏曾被使用。10.至少僱用一位具有博物館知識及經驗的專業館員。11.設有一位全職館長負責例行行政管理事務。12.具有足以有效運作的財務資源。13.呈現出一所優質博物館應具備的特質。14.對大眾開放，為社會及社會發展所設的非營利永久機構。為研究、教育和娛樂目的，對人們及其環境的物質證據進行徵集、保存、研究、溝通與展示。

經過AAM優質認證的博物館等於獲得專業上的「正字標記」，直接有助於公私部門的經費資助。上述僅為AAM優質博物館認證基本申請條件，符合條件者才能進入長達2~3年的自評及他評過程。美國博物館逾一萬家，截至2005年底為止，僅有771所博物館通過優質博物館條件，獲得此優質認證(AAM, 2006)。優質博物館的高標準或許不易達到，然而AAM在此專案所列的基本申請條件，對美國博物館界已具有某種程度的「辨別名實」意義與作用。

相較之下，從我國正式公布的博物館名錄，或在教育部及專業組織支持票選出的「優質博物館」中，則不難發現

許多「以博物館為名」的機構似乎難以令人接受其確實具有「博物館之實」。而筆者所稱具有「部分博物館之實」的第三類及第四類機構，即「擬博物館」或「類博物館」，指的是一些朝博物館之實發展的公益、永續性組織，但尚未完全符合博物館性及所有要件的機構。

吾人對於一些努力「男性化」的女性，即努力將體質或性格具有男性傾向的女性，不致將其完全視為男性；或對用心「女性化」的男性，即努力將體質或性格具有女性傾向的男性，也不致將其完全視為女性。然而，由於我們對於「博物館」不具清楚共識，臺灣一些「以博物館為名而無博物館之實」的機構，以及具有部分博物館之實的擬博物館，或許正處於「博物館化」的過程，卻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博物館」之姿獲得認同。此現象不免令人省思：在臺灣，官方、博物館界以及普羅大眾之於博物館的理解與想像是什麼？

個人對於性別、族群以及場域有其認同的需求，博物館對其為什麼生為博物館亦有其認同需求。博物館是想像的共同體，其主體性即是對「博物館是什麼？」有意識及潛意識的思維與情感，並藉此在文化與社會中產生其所屬的位置。位置錯亂即意謂著認同危機，反之則有可能在認同與主體性的相互增長下，展現出寓意深遠的時代意義。

現今臺灣博物館時而浮現位置錯亂的認同危機，其後果有可能如John Urry 1990論及觀光休閒，以及Kevin Walsh於1992論及後現代博物館與資產的專文中所提醒（許功明，1998）：

有一些以營利為導向的史蹟、遺址公園、文化村、科學中心或主題公園等，走向譁眾取寵，娛樂、服務至上的經營方式，完全無法承認也難以意識到以「人」作為道具、追求聲光刺激之表

演性質的戲劇化展現，其在文化傳譯、傳播知識的過程中，可能會引發出來的缺失與錯誤。（許功明，1998: 7~8）

位置錯置的想像有時甚至影響原有的主體性，現今臺灣許多人（包括大眾或相關機構的創立者）在現實世界中對「博物館」一詞的簡約思考與廣泛運用，甚至逐漸影響到博物館界自身之於博物館的思維與認識，進而衝擊到許多原有博物館的發展與轉變。正如王嵩山論及現今臺灣許多博物館缺乏理論與理想，以似是而非的觀念盲目衝刺發展博物館事業：

媚俗的博物館的管理者為了追求業績，就會以聳動為其思考基點、崇高化數量的地位、棄其他的價值如敝屣。由於無法避免權力操控，再加上短線操作、時間不足，便不免以炒作式的、拼貼式的工作方式衝刺業績，不過是一套走江湖、賣膏藥的伎倆，營造人潮洶湧的虛象。（王嵩山，2005: 102）

在此氛圍下，對於博物館「自負盈虧」，甚至「為政府賺錢」的想像與期待便開始出現於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員心中。相較之下，擔負基礎教育責任的中小學校就不會有這樣的想像與期待；原因是我們對於學校有本質的思考與意識。此現況即是漢寶德先生長期觀察的肺腑之言：「整體說來，國人對於博物館的認識實在太粗淺了」（2004: 8），也正突顯加強吾人「博物館意識」的重要性。

博物館意識

博物館是什麼？什麼是博物館？博物館是社會文化的產物，而人們之於博

物館的概念與形貌確實是社會化的結果。臺灣有其特有的海島文化與習性，大眾之於博物館的意念不必然等同於西方世界人們心中的博物館樣貌。

周樑楷教授論及潛心歷史研究數十載以及關心歷史教育的體悟：「治史的意義，在於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的不斷錘鍊和昇揚」（周樑楷，2006: 1）。筆者省思博物館的生命意義與發展，則感懷「博物館的意義，實存於博物館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的相互影響與持續演繹」。社會意識即我們之於社會的知覺與想像，生命意識則是我們對生命的知覺與想像；同理，我們對博物館的知覺與想像可稱為我們的博物館意識。人世間並沒有宇宙洪荒至現代社會永久不變的社會意義與生命價值，自古至今，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社群對社會與生命出現相似與相異的理解；在此脈絡下，人們之於博物館抱持相似或相異的知覺與想像，而博物館存在的理由與意義便在這些博物館意識間誕生移轉。

若以光譜的概念來表示量度強度的分辨方法，則可將人們的博物館意識視為介於左右兩端之間；最左端若是「不經意的感受博物館存在的事實」，越往右端則不但有博物館存在的意識，更觸及博物館存在的意義。位在博物館意識光譜右端的人是具有「博物館思維」的人，即能夠「省思並參與投入博物館存在的事實與意義」。

博物館意識的強弱，決定人們之於博物館意義的體認與實踐行動。換言之，與博物館幾乎沒有互動交集的個人或非觀眾，其博物館意識薄弱，幾乎不曾體悟或思考博物館存在的事實與意義，博物館在其生活世界中沒有一席之地，此即在博物館意識光譜的最左端。相對而論，越能省思並積極實踐博物館存在意義的個體，其博物館意識越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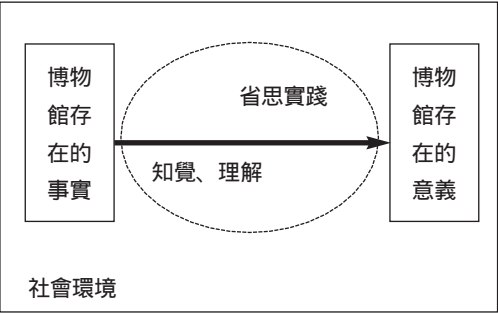


圖1. 博物館意識光譜

光譜右端。就此光譜觀察省思博物館的真實世界，會發現每日進出博物館的館員以及工作範圍包括博物館事務的館外工作人員，生活中雖持續接觸博物館存在的事實，卻不一定能夠省思或積極實踐博物館存在的意義；仔細觀察，我們也許會驚訝地發現，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經思考地持續「完成工作」竟是許多博物館工作者的工作生活樣貌。

博物館歷經兩千多年的演化，由於社會時代脈絡以及個人因素影響與目的，產生各種博物館存在的事實樣貌；不同的博物館事實發展出不同的意義，人們的博物館意識也在其中演化發展。誰是博物館人？什麼樣的人可稱為博物館人？理解「博物館人」的概念與實質則必然觸及「認同」與「社群」議題。博物館內外的人們之於博物館的「認同」為何，則與其對博物館的想像以及人們的博物館意識相關。

筆者前述五種類型機構的工作人員或觀眾，因其接觸的事實與本身之於博物館的想像有所不同，便有可能形成五種不同類型的「博物館人」。善於各種促銷及行銷手法，以博物館之名將機構化為賺錢利器的商人，亦有可能以「博物館人」自居，以似是而非的手法大張旗鼓地推廣其「博物館理念」。如果此類人的社會意識與生命意識是「一切向錢看」或以「滿足感官需求」為主，博物館存

在的樣貌與意義必然改變，而在此氛圍下產生的博物館意義與所謂的「博物館人」，當然不同於「為社會發展與教育目的」的博物館實踐者。

我們需要專業博物館人

漢寶德先生2004年時曾以「我們需要博物館人嗎？」為題撰文，語重心長地指出臺灣近年來「對於專業人才的觀念不清」、「放任外行冒充內行」、「以建築矇騙觀眾」、「博物館成為策展人意識型態表達的舞臺」以及「以行銷為最高目標」的誤行事實。並直言：

我們面臨為博物館再定義的問題。關鍵在於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也許不再願意在博物館上投資了。不幸的是，博物館是公益事業，是國家社會的永久資產，它無法自負盈虧。一個國家如果無意資助文化機構的經營，藝術行政與博物館管理都失去了依據。我們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情形真得這樣悲觀嗎？（漢寶德，2005: 11）

博物館是想像的共同體，而此共同體本身即存在著多元發展的相互競爭性。在現今對於博物館不同想像的相互衝擊下，我們更需要專業博物館人。這裡所謂的「專業博物館人」指的是具有較強的博物館意識以及「博物館人」認同感的博物館專業人員。

「博物館專業」(museum profession) 以及「博物館專業的」(museum professional)等語詞的使用始自1957年(Edson & Dean, 1996)，博物館人員專業發展逐漸受到重視，ICOM於1969年即成立「人員培訓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Training of Personnel, ICTOP)大力推動博物館專業

人員培訓工作。在博物館工作的人並不同於博物館專業人員，ICOM頒訂的「專業倫理章規」(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中明定「博物館專業人員」(museum professionals)係指：

在符合ICOM博物館定義下的博物館或機構內工作的人員(包括有給職及無給職)，並曾接受專業訓練(specialized training)，或在博物館管理與運作相關領域擁有相當此專業訓練的實務工作經驗。以及那些能尊重ICOM「專業倫理章規」，並為符合ICOM博物館定義之博物館或機構工作的獨立個體(independent persons)，這些獨立個體並非指促銷或處理任何商品或博物館所需設備及博物館服務的人。

ICOM為國際博物館專業組織，自1946年成立以來持續致力於博物館專業提昇與發展，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即強調博物館工作者必須省思博物館意義的重要性，即必須具備本文前述的博物館思維。例如，ICOM「人員培訓國際委員會」(ICTOP)早在1981年即特別呼籲博物館之於館員訓練的責任與重要性，強調訓練的目的是確認博物館館員瞭解其所屬博物館的社會角色，以及其自身在該博物館扮演的角色，提醒下列核心議題做為教育訓練的內涵(Boylan, 1987)：1.博物館：社會中為什麼要有博物館？博物館在社會的功能為何？2.典藏：如何取得？如何研究？如何保存？如何使用？3.行政：博物館工作人員為何？他們如何進行工作？4.展覽和其他公共服務：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如何進行？它們如何被使用？5.硬體設施：如何在確保藏品安全的前提下，使各項硬體設施得到最大的使用？

ICOM在此已指明：博物館工作人員專業的提昇，除了要知覺理解博物館

存在的事實，更需觸及博物館存在的意義。博物館持續促進館員思考「為什麼」以及「如何」的核心議題，即在協助館員省思博物館存在的意義，並使其能進一步實踐博物館存在的意義。

ICOM所強調的即是本文中所提出的「博物館意識」，換言之，博物館專業人員不應只是徒具博物館資歷與事實的博物館工作人員，除需具備避免問題發生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傳統中創新的能力，是開源節流的善用資源者，以及面對現今社會發展的知識工作者；更應是愛人惜物、具有社會關懷以及強烈博物館意識的終身學習者。

博物館專業人員所需要的不但是工作所需的藝術、科學、歷史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知識，也因其工作屬性必須擁有博物館特定範圍的精熟知能，如典藏登錄、保存維護、展示建置、活動規劃或行政管理的技术能力。而此「博物館誌」(museography)的技术知能，就如同語言上的「聽、說、讀、寫」，係用來傳遞、溝通與創造的工具。語言係傳遞、溝通與創造不可缺少的工具，但重要的是運用工具的目的與意義，如何適當的運用工具，達成目的並成就意義。在理論與實務層面上有系統、有組織地理性思考、批判並探究博物館存在本質、目的與意義，則是博物館學(museology)的範疇。而博物館誌、博物館學以及所屬博物館學科知識，皆為博物館人員專業發展需要充備的內涵。

然而，不論具有何種程度的博物館學科知識、博物館誌以及博物館學基礎，不論是知覺博物館存在事實的工作者，或是博物館存在意義的省思實踐者，具有博物館意識的人卻不必然有「博物館人」的社群意識。

在臺灣，有多少長期在博物館場域裡工作或職場生活外經常與博物館互動的人，認為自己是「博物館人」？對

「博物館工作人員」或「博物館觀眾」的身份有主體意識的認同感？如果成千上萬在博物館工作的館員與相關工作人員不具較強的博物館意識，沒有博物館思維，沒有「博物館人」的認同；如果博物館在其生活空間和時間占有重要份量的志工或觀眾不認為自己已是博物館人社群的一員，就不會有人在乎博物館如何被對待，其存在意義的變形也就可能不斷地落入臺灣現存的「隨便文化」中：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任何機構只要願意宣稱自己是「博物館」，就可成為博物館。因此，臺灣博物館價值的具體實踐以及專業發展，必須建基於更多具有較強的博物館意識以及「博物館人」認同感的博物館專業人員，亦即專業博物館人。

生活中的博物館人

人人都可以成為博物館人，表示開放性的意義與權力，但不表示人人都是博物館人。就如博物館為大眾而生，博物館可以為任何人所有，但唯有能與博物館語言符碼互動的人，博物館才會在此人的真實世界中發生實在的意義。如本文前述，「博物館的意義，實存於博物館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的相互影響與持續演繹」，而博物館人的誕生與發展即在於是否能夠掌握博物館的意義，省思並參與投入博物館存在的事實與意義。筆者認為博物館意義的最終實踐，則是透過博物館場域的互動與詮釋，讓人在生活中找到個人與社會中的認同，成為自我導向的終身學習者。

這樣的目的不限於館員和以博物館工作為職志的人，也應包括所有已經與博物館互動的觀眾，以及未來可能進入博物館的非觀眾。若有更多的人能體認博物館之於個人與社會的深層意義，將

博物館的公益與永續價值觀及相關態度付諸行動、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則博物館人的主體性及認同才能彼此成就，博物館的專業人才也才可能受到更多的肯定與資源挹注。

博物館是什麼？AAM在其網站中指出，博物館是：

知識及靈感的根源、思想和經驗探究的安全場域、社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夥伴、經濟的火車頭、公民自豪和成就的來源、知識經濟中社會轉變的催化劑以及夥伴、共享資產（包括人類偉大成就和自然珍貴資產）的管理者。
(<http://www.aam-us.org/am07/prop-theme.cfm>, 2006/5/29)

這是理想世界中博物館存在的價值與目的？還是真實世界之於博物館角色的想望？理想與現實差異的關鍵所在為何？

英國博物館學者 Eilean Hooper-Greenhill 在其 1992 年專書《博物館與知識形塑》(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中即指出博物館工作者普遍缺乏對博物館實務與理念的批判思考。以此思考臺灣的博物館工作者，不難發現，此現象仍舊出現在臺灣，博物館自身缺乏 Eilean Hooper-Greenhill 所強調的批判思考及行動，則難以創造理性對話空間，無法培育大眾提問反思社會現狀知能，進而使大眾有意願參與改變歷史的行列。

文中闡述「博物館意識」的目的，在於期望博物館領域的工作者及關懷者能夠具有後設認知經驗，即之於所在的博物館世界中不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不但意識到真實世界中的博物館存在的事實，也能省思事實發生形塑的脈絡、因果與影響，具有博物館思維。唯有博物館意識的提昇，更多人具

有博物館思維，即能夠「省思並參與投入博物館存在的事實與意義」的人越多，博物館存在的理想價值與目的才有可能在現實世界中展現綻放。

結語

「臺灣的博物館如繁花盛開於文化民主化的沃土。弔詭的是，春天還沒有來。」(王嵩山, 2005: 103) 在臺灣，原有的博物館概念與發展面貌近年來被許多以「博物館」為名的機構衝撞；也有許多博物館欣羨商業機構「創造業績」的成功而改弦易轍，以行銷及營收的目標導向經營發展博物館。面對時代變化下的博物館，歐美學者有其積極且深刻的提醒。資深博物館專家Elizabeth E. Merritt(2005)指出：近十年來美國博物館優質認證(Accreditation)的標準因社會中之於非營利機構的要求與期望不同而改變，調整成更關切大眾之於博物館軟硬體的接近性(accessibility)，注重評量和評量資料的有效利用(the effective use of evaluation data)之餘，也同時重視非營利的責任(accountability)、包容差異與社會參與(inclusiv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美國博物館界對於博物館的「公共性」以及「非營利機構責任」的重視值得我們深思。

博物館的公共性格指的是盡力對各類族群、各種階級和社群開放，博物館物質空間、社會空間以及符號符碼的可接近性。而為達成教育以及公共目的，則需要付出成本，博物館在付出成本與資源時也需要注意其適當性和有效性。非營利的組織運作可避免博物館收入所得轉為私人分配，平衡收支、爭取資源、行銷管理等則是成就博物館公共及教育目的的策略方法。

有趣的是，當部分博物館開始思考

將「營利」或「業績」奉為指標以求「有效轉型」之際，歐美許多中大型企業在穩定發展後反而紛紛力行企業公民責任(corporate citizenship)，致力環境保護、關懷人權，以社會公益以及社會服務行銷的方式改善社會；管理學之父Peter Druck生前甚至斷言「非營利機構」將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僱主。因此，面對時代轉變與人們內心之於社會環境的需求與渴望，臺灣的博物館專業人員除能在博物館場域中聰明的運用管理行銷與觀光等策略方法，更應有智慧的確認並掌握博物館之實，體悟博物館所在意的不是營收或投資利潤，而是能夠得到更多經費得以實踐博物館無所替代的核心價值、發揮社會角色。

博物館概念是學習而來的、博物館是與群體分享的、博物館是因應環境的狀況發展調適而成的、博物館是持續改變的。專業博物館人以及生活中的博物館人在臺灣普遍缺乏，藉由深層思考博物館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探究博物館工作人員以及觀眾之於博物館的想像，在博物館場域中共組實踐社群，在生活中置入博物館的意義，筆者期待更多博物館人現在與未來的共同努力，讓博物館的春天早日到來。

附註

註1. 在此所提之博物館定義全文請分別參考ICOM網站(<http://icom.museum/>)、英國MA網站(<http://www.museumsassociation.org/>)以及澳洲MA網站(<http://www.museumaustralia.org.au/>)。

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2003a 臺灣地區

- 歷年博物館數量。2003年8月網站資料，<http://www.cam.org.tw/home.htm>。
- 2003b 全國博物館名錄。2003年8月網站資料，<http://www.cam.org.tw/3-profession/allmuseums.xls>。
- 王嵩山 2005 想像與知識的道路：博物館、族群與文化資產的人類學書寫。臺北：稻鄉。
- 光泉文教基金會 2002 中華民國博物館名冊。臺北：光泉文教基金會。
- 周樑楷 2006 歷史意識是種思維的方法。2006年3月4日「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討論文稿（此文稿已於2006年6月《思想》期刊第二期發表）。
- 宜蘭縣政府 1989 走訪宜蘭博物館家族。宜蘭：宜蘭縣政府。
- 許功明 1998 博物館與原住民。臺北：南天。
- 曾于珍、林資傑、吳介祥、林潔盈、桂雅文編譯 2005 博物館學理論：德語系世界的觀點。臺北：五觀藝術管理。（原著：Waidacher, F. 2001. *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Museologi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oHG.）
- 楊少強 2005 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辭世：他不僅是理論家，更是實踐者。商業周刊，2005/11/21，頁：54~56。
- 漢寶德 2004 我們需要博物館人嗎？當代藝家之言，秋分號，頁：8~11。
- AAM. 2006. Accreditation Program: Annual Statistics at-a-glanc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AM.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oylan, P. 1987. The Training of Museum Personnel: A major Concern of ICOM and of UNESCO for Forty Years. *Museum (UNESCO)*, 156: 225~231.
- Edson, G. & Dean, D. 1996. *The Handbook for Museums*. New York: Routledge.
- Gollnick, D. M. & Chinn, P. C. 1998.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Columbia, Ohio: Merrill.
- Hooper-Greenhill, E. 1992.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ICOM. 2006.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http://icom.museum/ethics.html>)
- Merritt, E. E. 2005. March/April. Running in Place, but Faster: New Changes in Museum Standards. *Museum News*, 84(2): 61~66.
- Silverman, L. H. & O'Neill, M. 2004. Nov./Dec. Change and Complexity in the 21st-century Museum. *Museum News*, 83(6): 36~43.

收稿日期：95年4月3日；接受日期：95年6月7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副教授。

Museum Consciousness and Museum People's Birth and Development

Wan-Chen Liu*

Abstract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metamorphosis of museum forms, realities and mean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eum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provide a useful approach to clarifying the chaos of museum conditions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useum people based on their identity and social grouping in Taiwan. Through recovering the hidden meaning represented by the existing status quo,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museum as imagined community is based on meta-museology.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museum consciousnes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museum peopl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fessional museum field.

Keywords: museum consciousnes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useum identity, museum people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